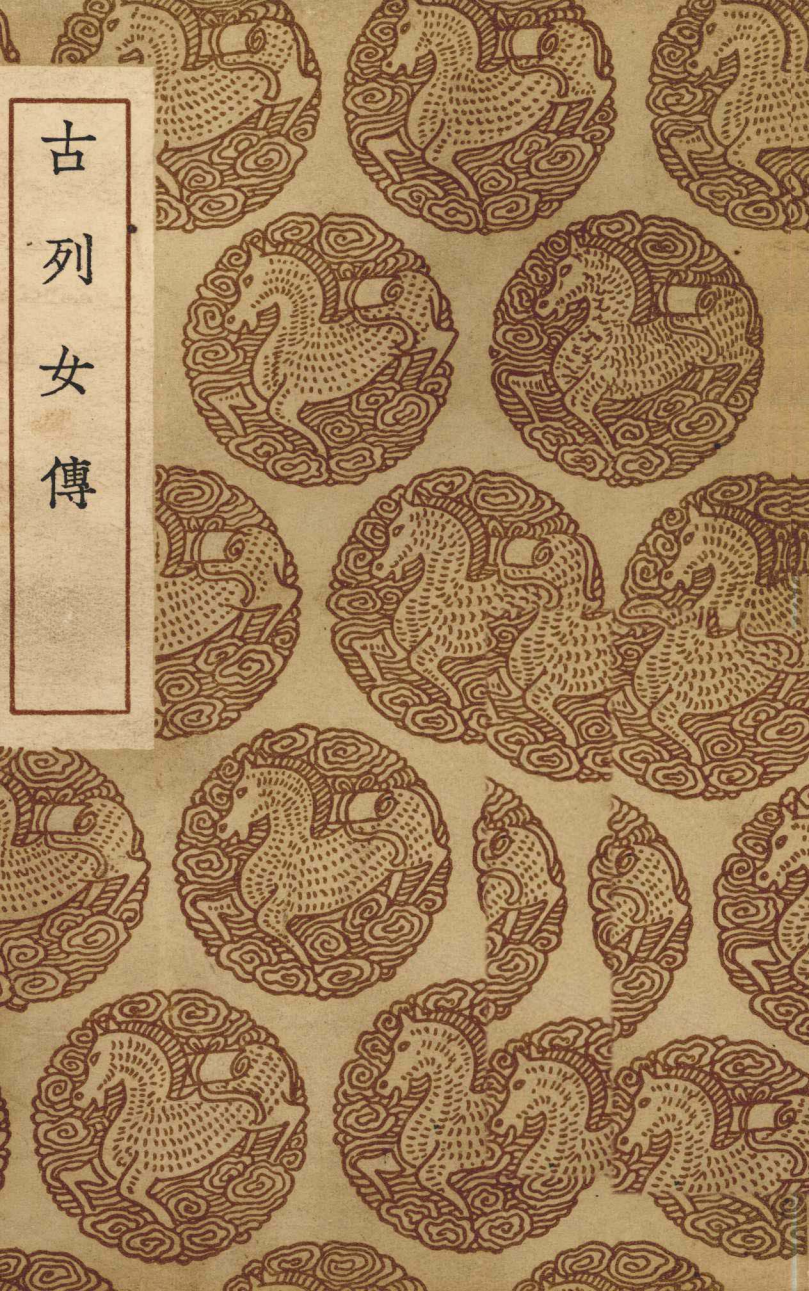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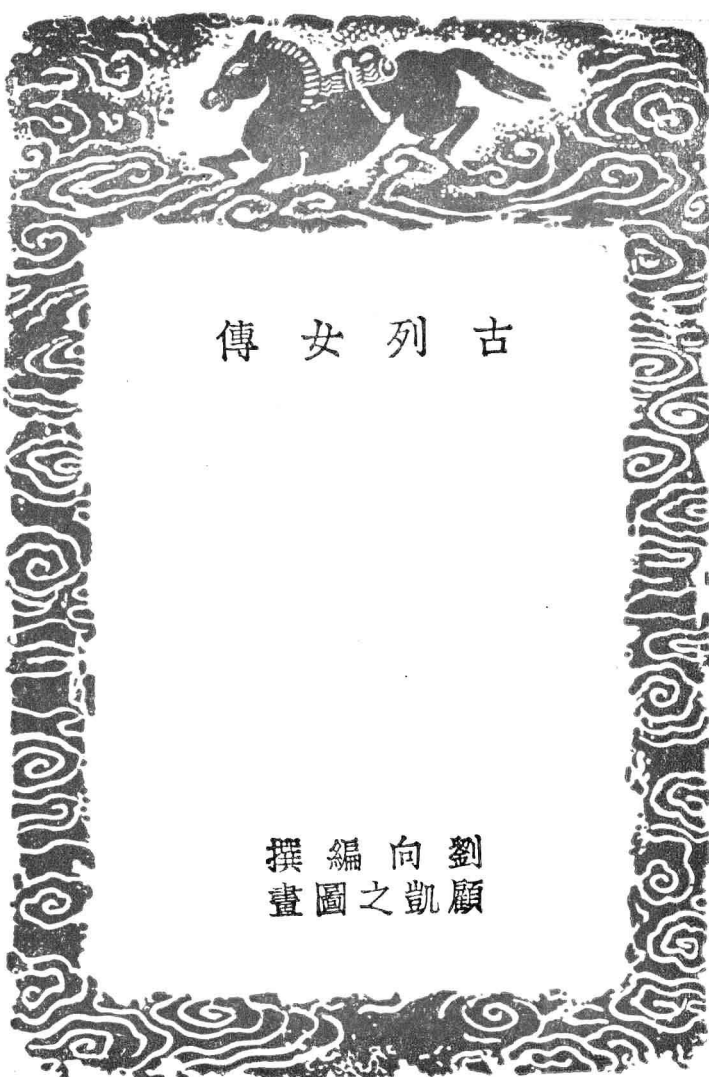


古  
列  
女  
傳







古 列 女 傳

劉 向 編 撰  
顧 凱 之 圖 畫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傳女列古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編撰者 劉 向

圖畫者 顧 凱 之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古列女傳目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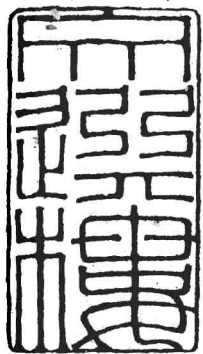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摠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或有錄而亡

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舉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

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  
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  
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  
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  
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  
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  
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取而不知反己者往往  
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  
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  
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  
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

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叙論以發其端云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序





# 古列女傳序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爲漢成帝光祿大夫當  
趙后姊娣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書已  
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効者故有母儀賢明仁  
智貞慎節義辯通嬖孽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惣爲  
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云然  
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爲十五卷  
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題曰  
向譏題其頌曰向子歆譏與漢史不合故崇文惣目以  
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

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  
爲斷也頌有齊倉公女等亦漢時人而秦已上女史見  
於他書而此顧不錄者猶衆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  
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祕閣呂  
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  
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  
側然崇文及三君北遊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  
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擬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  
歟莫得而考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  
序散亡脫繆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爲  
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爲八篇

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  
二十傳其文亦與雅可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故又  
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嫫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  
女傳余友介甫嘗譴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証其  
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耶余以謂先王之  
俗旣熄學士大夫誦詩書修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  
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槩於聖人多矣然  
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也况女子哉且其所列其惡  
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壹志於善  
行成於房闈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  
自家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書可也余是以

閱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諒多聞之益也  
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  
十八日長樂王回序并撰



# 新編古列女傳目錄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編撰

晉大司馬參軍顧凱之圖畫

## 第一卷

母儀傳

右列女傳頌義大序一篇小序七章頌一單五章云劉歆撰大序見前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爲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旣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右係頌義小序頌見逐傳篇末

一 有虞二妃

三 契母簡狄

五 湯妃有娀

七 衛姑定姜

九 魯季敬姜

十一 鄒孟軻母

十三 魏芒慈母

二 棄母姜嫄

四 啓母塗山

六 周室三母

八 齊女傅母

十 楚子發母

十二 魯之母師

十四 齊田稷母

○ 第一卷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

咸曉事理知世紀綱循法興居終身無殃  
妃后賢焉名號必揚

右頌義小序

- |    |      |    |      |
|----|------|----|------|
| 一  | 周宣姜后 | 二  | 齊栢衛姬 |
| 三  | 晉文齊姜 | 四  | 秦穆公姬 |
| 五  | 楚莊樊姬 | 六  | 周南之妻 |
| 七  | 宋鮑女宗 | 八  | 晉趙衰妻 |
| 九  | 陶荅子妻 | 十  | 柳下惠妻 |
| 十一 | 魯黔婁妻 | 十二 | 齊相御妻 |
| 十三 | 楚接輿妻 | 十四 | 楚老萊妻 |
| 十五 | 楚於陵妻 |    |      |

# 第三卷

##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  
歸義從安危險必避專專小心永懼匪懈  
夫人省茲榮名必利

一 密康公母

二 楚武鄧曼

三 許穆夫人

四 曹僖氏妻

五 孫叔敖母

六 晉伯宗妻

七 衛靈夫人

八 齊靈仲子

九 魯臧孫母

十 晉羊叔姬



十一 晉范氏母

十二 魯公乘姒

十三 魯漆室女

十四 魏曲沃婦

十五 趙將括母

# 第四卷

貞順傳

惟若貞順修道正進避嫌遠別爲必可信  
終不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  
諸姬觀之以爲決訓

一 召南申女

二 宋共伯姬

三 衛宣夫人

四 蔡人之妻

五

黎莊夫人

六

齊孝孟姬

七

息君夫人

八

齊杞梁妻

九

楚昭貞姜

十

楚平伯嬴

十一

楚白貞姬

十二

衛宗二順

十三

魯寡陶嬰

十四

梁寡高行

十五

陳寡孝婦

第五卷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背義  
誠信勇敢何有險詖義之所在赴之不疑

姜妣法斯以爲世基

一 魯孝義保

二 楚成鄭瞽

三 晉圉懷羸

四 趙昭越姬

五 蓋將之妻

六 魯義姑姊

七 代趙夫人

八 齊義繼母

九 魯秋潔婦

十 周主忠妾

十一 魏節乳母

十二 梁節姑姊

十三 珠崖二義

十四 邵陽友姊

十五 京師節女

第六卷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  
推摧一切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  
妻妾則焉爲世所誦

一

齊管妾婧

二

楚江乙母

三

晉弓工女

四

齊傷槐女

五

楚野辯女

六

阿谷處女

七

趙津女娟

八

趙佛肸母

九

齊鐘離春無鹽

十

齊威虞姬

十一

齊宿瘤女

十二

齊孤逐女

十三

楚處莊姪

十四

齊女徐吾

十五 齊太倉女

第七卷

孽嬖傳

惟若孽嬖亦甚嫚易淫妬焚惑背節棄義  
指是爲非終被禍敗

一 夏桀末喜

二 殷紂妲己

三 周幽褒姒

四 衛宣公姜

五 魯桓文姜

六 魯莊哀姜

七 晉獻驪姬

八 魯宣穆姜

九 陳女夏姬

十 齊靈聲姬

十一 齊東郭姬

十二 衛二亂女

十三 趙靈吳女

十四 楚孝李后

十五 趙悼倡女

# 第八卷

續列女傳

一 周郊婦人 續仁智第十二

二 陳國辯女 續辯通第七

三 聶政之姊 續節義第十三

四 王孫氏母 續節義第十四

五 陳嬰之母 續賢明第十六

六 王陵之母 續節義第十九

七 張湯之母 續仁智第十八

八 雋不疑母 續母儀第十七

九 漢楊夫人 續賢明第十八

十 漢霍夫人 續孽嬖第十七

十一 嚴延年母 續仁智第十七

十二 漢馮昭儀 續節義第十八

右十二傳漢成帝前人而無頌

十三 王章妻女 續仁智第十九

十四 班女婕妤 續辯通第十七

十五 漢趙飛燕 續孽嬖第四

十六

孝平王后 續貞順第十一

十七

更始夫人 續孽嬖第十八

十八

梁鴻之妻 續賢明第十七

十九

明德馬后 續母儀第七

二十

梁夫人 嫔 續辯通第十八

右三傳成帝同時人五傳後時人而皆班氏前人或同時人並無頌

崇文總目序

右列女傳劉向撰後漢班氏注按向作列女傳八篇一曰母儀二曰賢明三曰仁智四曰貞順五曰節義六曰辯通七曰孽嬖八曰傳



○頌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爲劉向子劉歆作驥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曾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爲一十四篇并傳頌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爲一篇共計八篇今止依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嘉定七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武

夷蔡驥孔良拜手謹書

福八川即贈厚州錫  
藏書圖



安民  
余氏

新編古列女傳目錄

終

詠詠

雲蒼  
清貞

聖壽圖

李蘭  
虎

東晉書  
卷之四  
列女傳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一

母儀傳



一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女意西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二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廬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廬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廬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前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生三女二女乃



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  
 女弟繫伶之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二猶  
 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曰呼旻天  
 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  
 厚不怠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  
 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  
 舜既嗣位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  
 封象于有庠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妃  
 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  
 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  
 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  
 之此之謂也

**頌曰**

元始二妃 帝堯之女 嬪列有虞  
 承舜於下 以尊事卑 終能勞苦  
 瞽叟和寧 卒享福祜



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邠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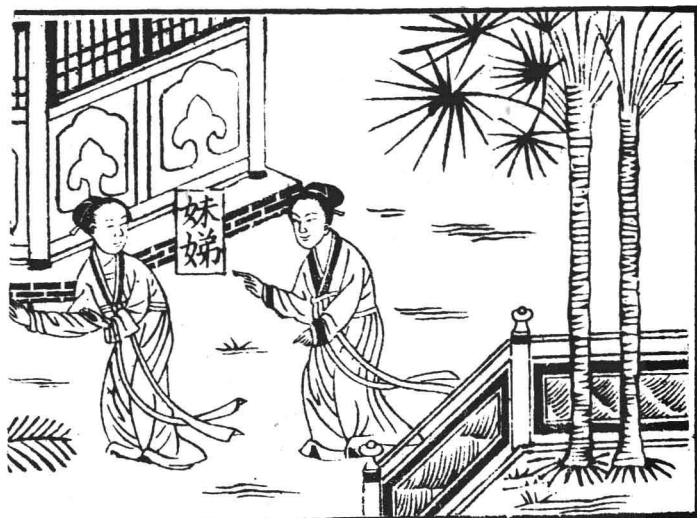


使棄居稷官更國邠地遂  
封棄於邠號曰后稷及堯  
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  
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  
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  
而興為天子君子謂姜嫄  
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  
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  
烝民此之謂也

頌曰

棄母姜嫄  
履跡而孕  
鳥獸覆翼  
卒為帝佐

清靜專一  
懼棄於野  
乃復收恤  
母道既畢



契母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扈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勅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



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  
 殷湯興為天子君子謂簡  
 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娥方  
 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  
 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頌曰

契母簡狄 敦仁勵翼  
 吞卵產子 遂自修飾  
 教以事理 推恩有德  
 契為帝輔 蓋母有力

靜庵余氏模刻

古列女傳第一卷





啓母塗山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爲天子而啓爲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頌曰

啓母塗山 維配帝禹  
辛壬癸甲 禹往敷土  
啓呱呱泣 母獨論序  
教訓以善 卒繼其父



湯妃有嬖

湯妃有嬖者有嬖氏之女也  
 殷湯娶以為妃生仲壬外丙  
 亦明教訓致其功有嬖之妃  
 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  
 無妬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  
 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  
 為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嬖之  
 謂也

頌曰

湯妃有嬖

媵從伊尹

勤慤治中

化訓內外

質行聰明

自夏適殷

九嬪有行

亦無愆殃

六

周室三母



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姒。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取女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導靡有過失太王謀事迂徒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声口不出教言能以胎教溲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声夜則令誓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万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



莘妣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妣思媚大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妣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妣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妣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妣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又曰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頌曰

周室三母

太姜任妣

文武之興

蓋由斯起

太妣最賢

號曰文母

三姑之德

亦甚大矣

衛姑

定姜



七

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  
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  
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  
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  
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于  
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  
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  
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  
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二侯  
使卻犇為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  
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  
以為請而弗許將亡雖亟之不猶  
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

宗鄉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妣之子衎爲君是爲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旣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肉食飲歎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轉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轉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鄉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士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轉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去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頌曰

衛姑定姜

送婦作詩

恩愛慈惠

泣而望之

數諫獻公

得其罪尤

聰明遠識

麗於文辭

此之謂也



齊女傅母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  
 為衛莊公夫人号曰莊姜  
 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  
 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  
 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  
 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  
 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  
 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  
 自修整衣錦綉裳飾在輿  
 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  
 碩人其頡衣錦綉衣齊侯  
 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厉  
 女之心以高節以為人君



之子第為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傳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无子姆戴媽之子相公二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相公詩曰母教孫升木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傳母

防女未然

稱列先祖

莫不尊榮

作詩明指

使无辱先

莊姜姆妹

卒能修身





九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 号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礼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孝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行奉劔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絲絕左右頤无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相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卒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

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小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俛齒也文伯引衽掖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云濟二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疆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羌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梱也梱可以爲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闈肉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无窮者摘也摘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二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

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組織施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官敬民事少采夕月与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嚮奉禘郊之采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令書考其国名省其典刑夜做百工使无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貳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隸夕而習復夜而討過无憾而後即安自庶人已下明而勤晦而休无自以怠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絃紼卿之内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献功男女効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尔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辟吾異汝朝夕修我曰必无廢先人尔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无公事休其蚕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礼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釐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釐堵父辟曰將使釐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釐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

絳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爲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賞也文伯  
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  
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  
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公父氏之婦  
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  
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无私上下有章敬  
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去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辟於朝而入  
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母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  
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  
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  
也康子嘗至敬姜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闕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  
讌宗不具不繹二不尽飲則不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  
爽此之謂也

頌曰

文伯之母

號曰敬姜

通達知禮

德行光明

匡子過失

教以法理

列爲慈母

仲尼賢焉



十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藁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往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靈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嗑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獨

楚子發



朝夕蜀豢柔亦沒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頌曰

子發之母

刺子驕恭

將軍稻梁

士卒菽粒

責以無禮

不得人力

君子嘉焉

編於母德

孟母



十一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街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李宮之旁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李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孟子之少也既李而歸孟母方績問曰李所至矣孟



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孝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孝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為竊盜則為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孝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辟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間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飭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

彼遂詩曰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无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

頌曰

孟子之母

教化列分

處子擇藝

使從大倫

子學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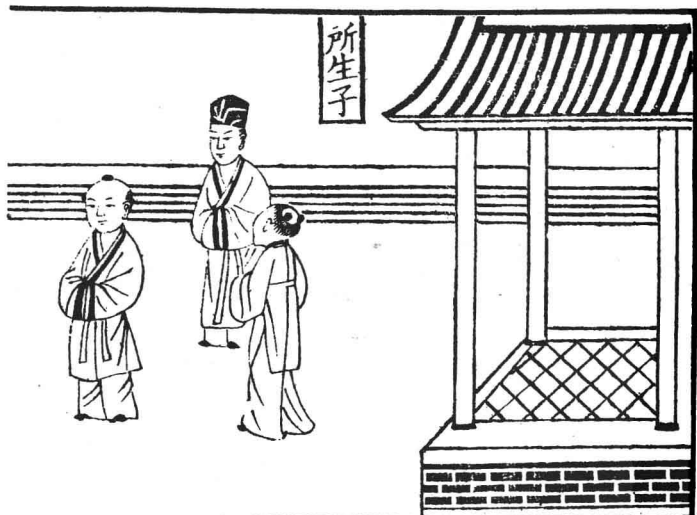
斷機示焉

子遂成德

爲當世冠

圖見前

所生子



十一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  
休作者歲祀礼事畢悉召諸子  
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  
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  
礼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  
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  
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  
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  
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礼  
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  
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  
反於是使少子僕歸辨家事天  
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  
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

魯母師



使明請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天既嫁則以夫為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无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間視其居處禮節甚修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乃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間徙諸子謁婦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酹醑醉飽人情所有也妾返大早不敢復返故止閭外期尽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

頌曰

九子之母

誠知禮經

謁歸還反

不揜人情

德行既備

卒蒙其榮

魯君賢之

號以尊名



十三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知之  
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  
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  
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  
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  
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  
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  
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  
甚也何為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  
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  
害獨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  
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  
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  
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



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  
 安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  
 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  
 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  
 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  
 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  
 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  
 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  
 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  
 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万物  
 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  
 君此之謂也

頌曰

孟如之妻 五子後母 慈惠仁義  
 扶養假子 雖不吾愛 拳二若親  
 繼母若斯 亦誠可尊



十四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二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于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談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爲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効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无患今子反



是遠忠矣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无功而食祿不為也况於受金乎

頌曰

田稷之母

廉潔正直

責子受金

以為不德

忠孝之事

盡材竭力

君子受祿

終不素食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二

賢明傳

姜后



古列女傳 卷二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礼不言行非礼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脱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乱之所兴也原乱之兴从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



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礼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而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于君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頌曰

嘉茲姜后

厥德孔賢

由禮動作

匡配周宣

引過推讓

宣王悟焉

夙夜崇道

為中興君



賢明傳

齊桓衛姬

二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甯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与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奉趾高色厉音揚



意在衛也是以請之桓公許諾  
 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  
 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  
 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  
 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  
 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  
 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  
 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  
 媛也

頌曰

齊相衛姬

公好淫樂

望色請罪

厥使治內

忠款誠信

姬為修身

桓公加焉

立為夫人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  
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  
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適齊  
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  
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  
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  
與從者謀於桑下蠢妾在焉妾告姜氏  
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  
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  
貳無成命自子去晉二無寧歲天未亡  
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  
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  
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莘二征夫每懷  
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况欲懷安將



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乱不长世  
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  
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  
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  
有厭哉遂行過曹宋鄭楚而入秦二穆  
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  
公子重耳是為文公迎齊姜以為夫人  
遂伯天下為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  
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云彼美孟姜  
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姜公正

勸勉晉文

公子不聽

醉而載之

言行不怠

反國無疑

姜與犯謀

卒成霸基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  
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公異  
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  
群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  
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  
納群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  
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餓請粟於秦  
秦與之秦餓請粟於晉二不與秦  
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  
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  
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釐公子  
宏與簡璧衰經履薪以迎且告穆  
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玉帛  
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姊姒不能相



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  
 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  
 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公以功  
 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  
 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  
 弟重耳入秦二送之晉是為晉文  
 公太子釐魚母之恩而送其舅氏  
 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  
 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  
 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  
 姬之謂也

頌曰

秦穆夫人

晉惠之姊

秦執晉君

夫人流涕

痛不能救

乃將赴死

穆公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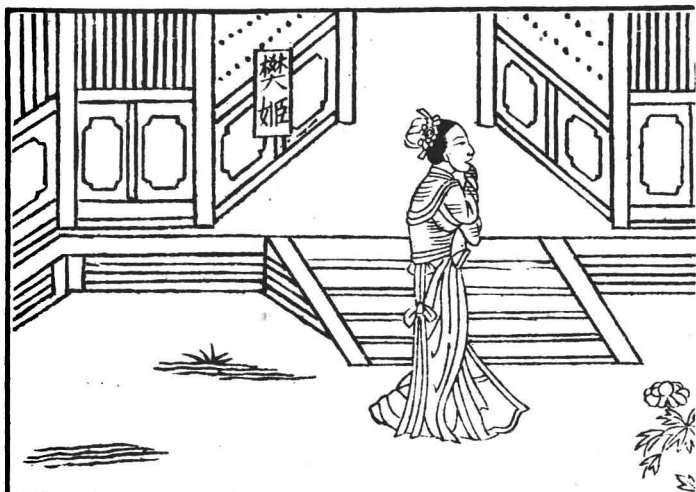
家釋其弟





楚莊樊姬

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丘



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  
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  
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  
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  
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  
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  
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  
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  
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  
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又  
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頌曰

樊姬謙諫靡有嫉妬薦進美人  
與已同處非刺虞丘蔽賢之路  
楚莊用焉功業遂伯



賢明傳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  
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  
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  
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  
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  
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  
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  
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  
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  
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  
麒麟不入於陷穿蛟龍不及於  
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况



周南大夫

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  
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  
為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  
頰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  
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  
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頌曰

周大夫妻  
維戒無怠  
凡事遠周  
作詩魴魚

夫出治士  
勉為父母  
為親之在  
以救君子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媿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媿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象治絲蠶織絰組紉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若其以淫意為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礼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



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妬正爲  
 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  
 皆在其後吾妣不教吾以居室之  
 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  
 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  
 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  
 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二故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頌曰

宋艷女宗 好禮知理  
 夫有外妻 不爲變已  
 稱引婦道 不聽其妣  
 宋公賢之 表其閭里

所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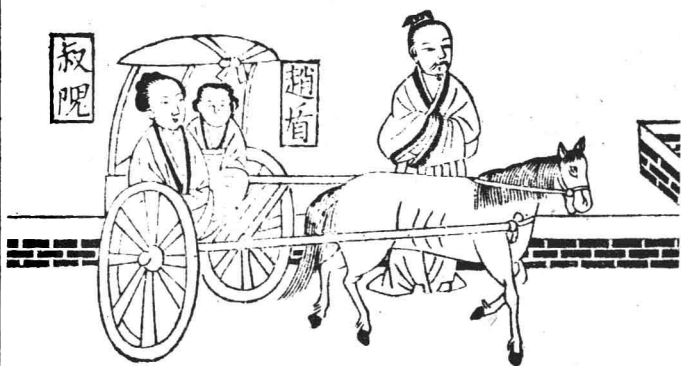
趙姬

趙衰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返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志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礼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芣采芣無以下躰德音莫遠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况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讌



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  
 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  
 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為  
 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婦  
 姬親下之及盾為正卿思趙姬之  
 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為公族  
 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  
 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  
 之屏括遂以其族為公族大夫君  
 子謂趙姬恭而有諫詩曰温二恭  
 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頌曰

趙衰姬氏

制行分明

身雖尊貴

不妬偏房

躬事叔隗

子盾為嗣

君子羨之

厥行孔備



宗人衆

陶荅子



###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



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暮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荅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違礼求去終以全身復礼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

荅子治陶  
妻諫不聽  
獨泣姑怒  
荅子逢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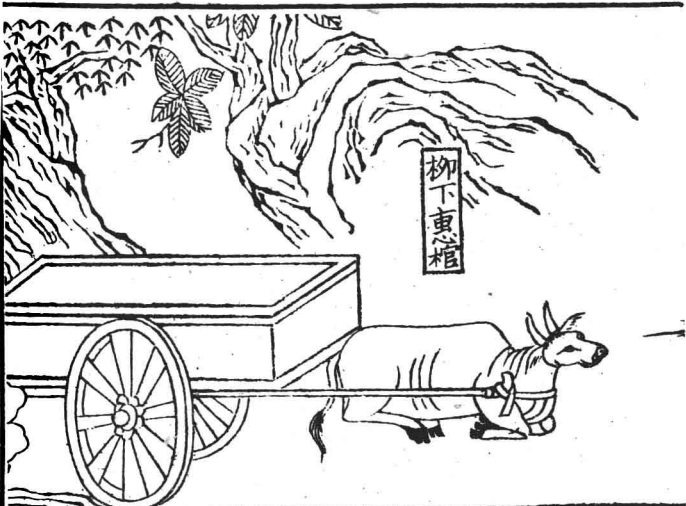
家富三倍  
知其不改  
送厥母家  
復歸養姑



賢明傳

柳下惠妻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  
 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  
 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取國無  
 道而貴取也國有道而賤恥也  
 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  
 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  
 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  
 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  
 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  
 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  
 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  
 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  
 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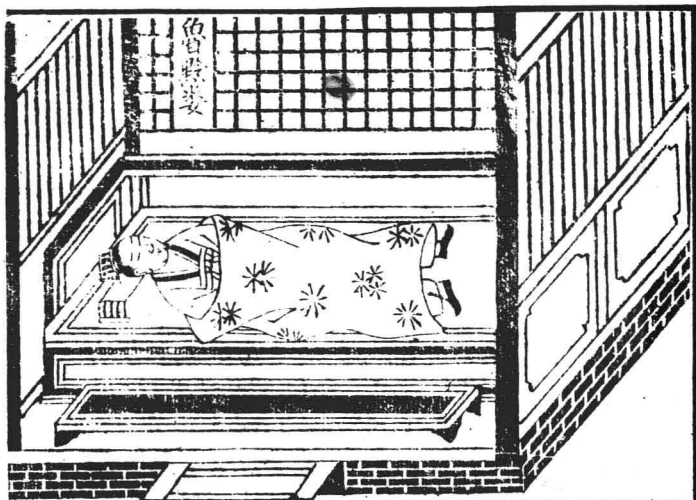


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  
 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  
 愷悌君子求能厲兮嗟呼惜哉  
 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  
 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  
 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  
 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  
 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  
 其他此之謂也

頌曰

下惠之妻  
 柳下既死  
 將誄下惠  
 陳列其行

賢明有文  
 門人必存  
 妻為之辭  
 莫能易之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槨席凜裋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正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

黔婁女妻



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

黔婁旣死

妻獨主喪

曾子弔焉

布衣褐衾

安賤甘淡

不求豐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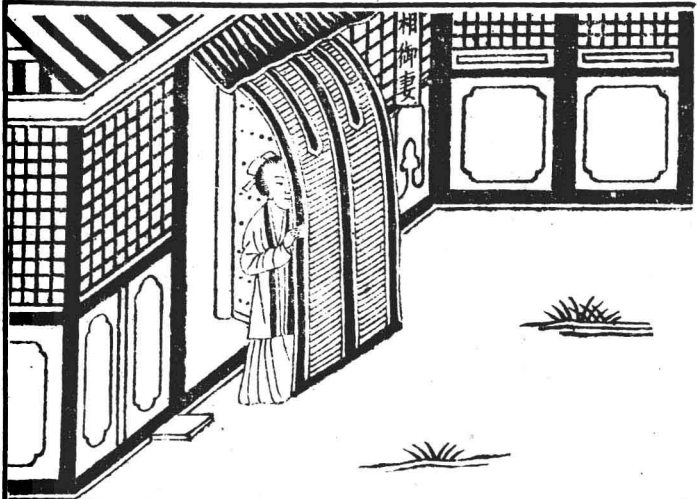
尸不揜蔽

猶謚曰康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  
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爲相御擁  
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  
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  
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  
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  
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  
今子身長八尺乃爲之僕御耳然  
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  
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  
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  
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  
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  
於是其夫乃深自責李道謙遜常



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  
 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  
 諸景公以為大夫顯其妻以為命  
 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  
 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  
 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為  
 其善也

頌曰

齊相御妻 匡夫以道  
 明言驕恭 恂恂自效  
 夫改易行 學問靡已  
 晏子升之 列於君子





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騁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遺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

楚接輿



接輿妻



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  
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  
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  
不如去之夫負釜甕妻戴絳器變  
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  
接輿妻為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  
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  
曰肅肅免置椽之丁丁言以怠於  
道也

頌曰

接輿之妻

雖欲進仕

楚聘接輿

載絳易姓

亦安貧賤

見時暴亂

妻請避館

終不遭難



###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葭墻蓬室木床蓍席衣緇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主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畝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迹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也

老萊妻



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  
 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  
 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  
 解毛可績而衣之据其遺粒足以食  
 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  
 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  
 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  
 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此之謂也

頌曰

老萊與妻

蓬蒿爲室

楚王聘之

妻曰世乱

逃世山陽

莞葭爲蓋

老萊將行

乃遂逃云

使者



於陵子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箒之妾請入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

於陵妻



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為有德行詩云惜惜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頌曰

於陵處楚

王使聘焉

入與妻謀

懼世亂煩

進往遇害

不若身安

左琴右書

為人灌園

靖庵余氏模刻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三

仁智傳



一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



之王猶不堪况尔小醜乎  
 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為  
 密母為能識微詩云无已  
 太康耿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

密康之母 先識盛衰  
 非刺康公 受粢不歸  
 公行下衆 物滿則損  
 俾獻不聽 密果滅殞

建安余氏模刻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爲將伐羅屈瑕号莫敖与群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卒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抚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抚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乱濟至羅羅与廬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待刑王曰狐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爲知

屈環



群師



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君子謂鄧曼為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

楚武鄧曼

謂瑕軍敗

識彼天道

終如其言

見事所興

知王將薨

盛而必衰

君子揚稱



三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

傅母

許使者

齊使者



走涉河而南至楚亡齊栢往  
 而存之遂城楚亡以居衛侯  
 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  
 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  
 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馳歸  
 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  
 嘉不能旋反視尔不臧我思  
 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  
 也

頌曰

衛女來嫁 謀許與齊  
 女諷母曰 齊大可依  
 衛君不聽 後果道逃  
 許不能救 女作載馳

從者三人

公子重耳



四 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為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



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啻  
 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飧加  
 璧其上公子受飧反璧及公子反  
 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間令兵士無  
 敢入士民之扶老携弱而赴其間  
 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  
 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  
 之謂也

頌曰

僖氏之妻

見晉公子

使夫饋飧

文伐曹國

厥智孔白

知其興作

且以自託

卒獨見釋



五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  
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  
頭虵殺而埋之歸見其母  
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  
聞見兩頭虵者死今者出  
遊見之其母曰虵今安在  
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  
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  
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



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  
 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  
 與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  
 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  
 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  
 謂也

頌曰

叔敖之母 深知天道  
 叔敖見虵 兩頭岐首  
 殺而埋之 泣恐不及  
 母曰陰德 不死必壽





六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与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爲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



諸大夫慕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  
 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之仕固  
 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  
 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  
 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  
 及彘不忌之難卻害伯宗譖而殺  
 之畢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  
 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  
 將焯焯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頌曰

伯宗凌人

數諫伯宗

屬以州犁

伯宗遇禍

妻知其亡

厚許畢羊

以免咎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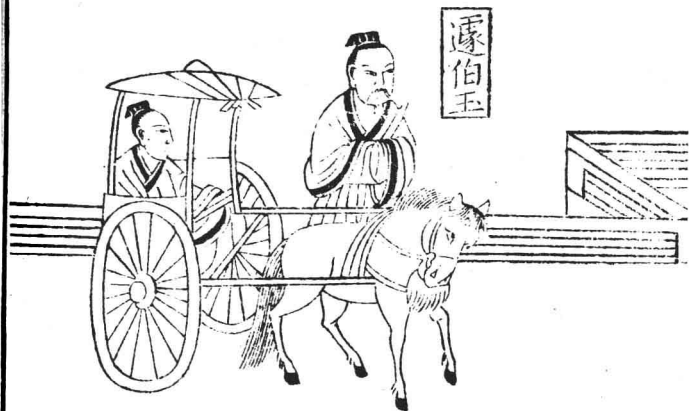
州犁奔荆



七

衛靈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鱗鱗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



濠伯玉

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濠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頌曰

衛靈夜坐

有車轉轉

夫人知之

維知識賢

夫人與存

中止闕門

必伯玉焉

問之信然



八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爲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聞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无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諂



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  
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  
為太子高厚為傅靈公疾高  
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  
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  
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  
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无大  
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

齊靈仲子 仁智顯明

靈公立牙 廢姬子光

仲子強諫 棄適不祥

公既不聽 果有禍殃



九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為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之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果拘之，而與兵欲襲魯。文仲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有母食。



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召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尔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歛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 臧孫之母 刺子好威 必且遇害 使援所依  
 既厚三家 果拘於齊 母說其書 子遂得歸





九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爲肸與鮒享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



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  
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  
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壘  
埋壘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  
都更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  
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  
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  
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  
爲能防善遠疑詩曰無曰不  
顯莫予云觀此之謂也叔向  
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  
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  
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  
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

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士一國兩卿矣尔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後而天鐘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貶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監人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宥有豕心貪惓母期忿戾无厭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揚食我食我號曰伯碩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姒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爲能推

類詩云如彼泉流无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爲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

叔向之母

察於情性

推人之生

以窮其命

叔魚食我

皆貪不正

必以貨死

果卒分爭

圖見前



十一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柰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爲亂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无愛民力愛民力則无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爲也已而開園示之株夫山遠而園近是民一悅矣夫險阻



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  
 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  
 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  
 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  
 然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  
 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  
 仁乘偽行詐莫能久長其  
 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  
 氏母為知難本詩曰无忝  
 尔祖式穀尔訛此之謂也  
**曰頌** 范氏之母 貴德尚信 小子三德  
 以詐與民 知其必滅 鮮能有仁  
 後果逢禍 身死國分



十二 魯公乘妣

魯公乘妣者魯公乘子皮之妣也其族人死妣哭之甚悲子皮止妣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爲相子皮問妣曰魯君欲以我爲相爲之乎妣曰勿爲也子皮曰何也妣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子皮曰妣欲嫁何不早言妣曰婦人之事唱而後種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眾何以理之譬猶揜目而別黑白也



揜目而別黑白猶无患也不達人  
 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  
 其勿為也子皮不聽卒受為相居  
 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乘姒  
 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  
 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  
 詩云籜兮籜兮風其吹汝叔兮伯  
 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  
 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

子皮之姊  
 子皮相魯  
 姊諫子皮  
 子皮不聽

緣事分理  
 知其禍起  
 殆不如止  
 卒為宗耻





十三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太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隣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士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

漆室女



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  
潤九里漸如三百步今魯君老悖  
太子少愚二僞日起夫魯國有患  
若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  
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  
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  
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  
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  
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  
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  
之謂也

漆室之女計慮甚妙

維魯且亂

倚柱而嘯

君子嗣幼

馬悖女效生

魯果擾亂

齊伐其城



十四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爲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爲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爲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尽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間會使於齊負因歎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窳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号謚所以就之也聘則爲妻

曲沃負



之興也以大妣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吳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睢鳩之鳥猶未嘗見棄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為万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入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国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乱无别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与太子妃而賜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修勞來国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魏負聰達頌曰非刺哀王負振主門王子納妃陳列紀綱禮别不明王政自修卒无敵兵

顯思此之謂也



稍括

十五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為將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尽以与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无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端尽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执心各異願勿遺王曰母置之吾計已决矣括母曰王終遺之



即有不稱妾得无隨乎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曰老夫灌々小子躄々匪我言耄尔用憂譴此之謂也

頌曰

孝成用括  
括母獻書  
願止不得  
括死長平

代頗距秦  
知其覆軍  
請罪止身  
妻子得存

靜庵余氏模刻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四

貞順傳



古列女傳 卷四

一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  
既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  
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  
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  
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  
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  
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  
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  
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  
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爲

九三



召南申女

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  
 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  
 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  
 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  
 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為得  
 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  
 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  
 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  
 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頌曰

召南申女

夫禮不備

要以必死

作詩明意

貞一修容

終不肯從

遂至獄訟

後世稱通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常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來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



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  
 婦人之義傳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  
 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  
 死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以為  
 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  
 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  
 為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  
 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  
 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傳母夜不下  
 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  
 尔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

伯姬心專 守礼一意 宮夜失火

保傳不備 逮火而死 厥心靡悔

春秋賢之 詳錄其事



三 衛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懇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卒而列之於詩也 頌白

齊女嫁衛 厥至城門 公薨不反  
 遂入三年 後君欲同 女終不渾  
 作詩譏刺 卒守死君



四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与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又采官之章雖其莫惡猶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况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遺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采官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

頌曰

宋女專慤 持心不願 夫有惡疾 意猶一精 母勸去歸 作詩不聽 後人美之 以為順貞



五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  
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  
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  
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  
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  
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  
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  
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  
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

黎莊公



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  
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  
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  
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  
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  
以編詩

頌曰

黎莊夫人 執行不衰  
莊公不偶 行節及垂  
傳母勸去 作詩式微  
夫人守壹 終不肯歸

齊孟姬



古列女傳 卷四

六 齊孝子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  
好礼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  
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  
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  
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  
姬不下堂毋醮房之中結其衿縹誠之  
曰必敬必戒無違官事父誠之東階之  
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  
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誠之兩階之閤  
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忘  
爾之衿縹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誠之  
門內曰夙夜無愆尔之衿縹無忘父母  
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  
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頤姬與遂納  
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  
久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後車奔姬墮



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縊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駟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駟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孟姬好禮 執節甚公 避嫌遠別 終不治容 載不並乘 非禮不從 君子嘉焉 自古寡高





七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  
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  
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  
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  
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  
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  
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  
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  
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  
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  
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  
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  
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  
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



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  
 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  
 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  
 不為利動矣詩云德音莫  
 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

楚虜惠君  
 納其適妃  
 夫人持固  
 彌久不衰  
 作詩同穴  
 思故志新  
 遂死不顧  
 列於貞賢

杞梁妻



古列女傳 卷四

八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礼然後去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親既无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内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



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  
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无  
父中則无夫下則无子内无  
所依以見吾誠外无所倚以  
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  
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  
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  
心傷悲聊与子同歸此之謂  
也

頌曰

杞梁戰死

齊莊道弔

哭夫於城

自以无親

其妻取喪

避不敢當

城爲之崩

赴淄而薨



楚平伯嬴

九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爲伯莒之戰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尺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椀枷異巾櫛所以施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官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喪亂亡與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紀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弃儀表之行縱



乱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  
 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禁若使  
 君王弃其儀表則无以臨國妾有淫  
 端則无以生世壹幸而兩辱妾以死  
 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  
 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  
 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斬遂退舍伯  
 嬴与其保阿閉末巷之門皆不釋兵  
 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  
 嬴勇而精壹詩曰莫々葛屨施于條  
 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闔閭勝楚

盡妻後宮

伯嬴自守

君子美之

入厥宮室

莫不戰慄

堅固專一

以為有節



符使著

十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游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



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  
 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  
 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  
 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處  
 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  
 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  
 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此之謂也

頌曰

楚昭出遊	留姜漸臺
江水大至	無符不來
夫人守節	流死不疑
君子序焉	上配伯姬



楚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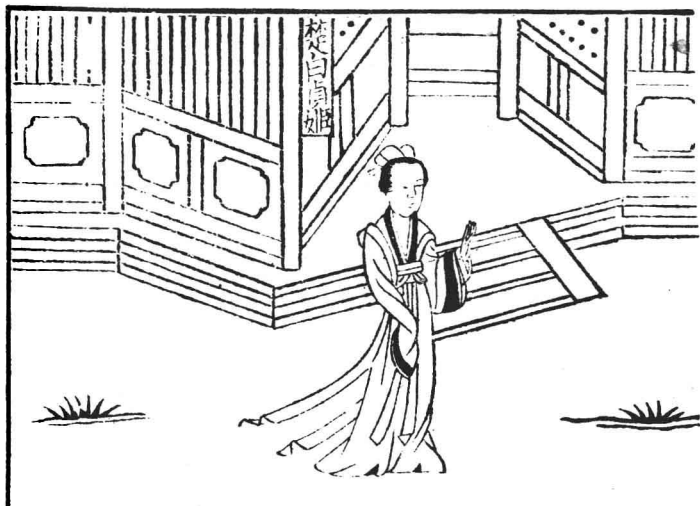


古列女傳 卷四

十一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双以娉焉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辞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箒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弃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



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  
 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  
 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  
 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  
 號曰貞姬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  
 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己不亦遠乎詩  
 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

白公之妻

守寡紡績

吳王美之

婢以金璧

妻操固行

雖死不易

君子大之

美其嘉績



十一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傳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无子而守寡傳妾有子傳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傳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々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无子於礼斥綈之人也而得留以尽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傳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无子而婢妾有子是一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无怠倦時孝子養親患无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



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无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尔衆人謂我不知礼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傳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処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礼此順道也今夫人雜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内此逆也処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傳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内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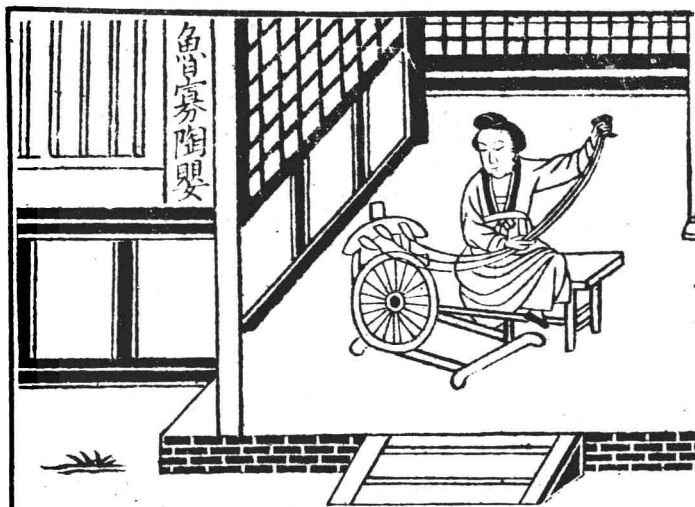
衛宗二順 執行咸固  
 妾子雖代 供養如故  
 主婦慙讓 請求出舍  
 終不肯聽 礼甚閑暇



十三

魯寡陶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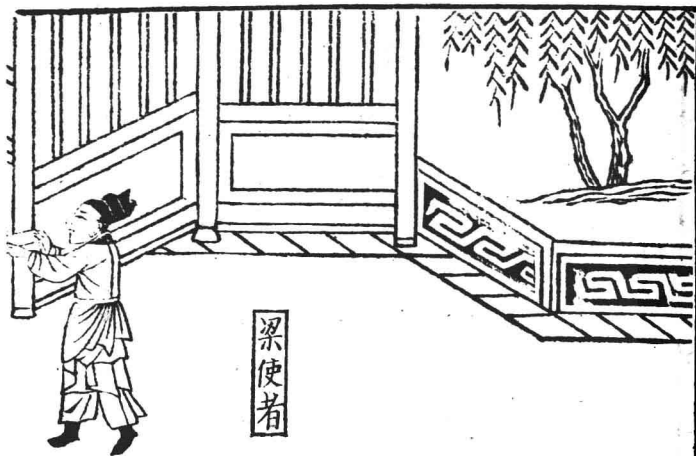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无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已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鸕頸獨宿兮不与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哉兮



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  
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  
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  
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  
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  
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  
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頌白

陶嬰少寡 紡績養子  
或欲取焉 乃自修理  
作歌自明 求者乃止  
君子稱揚 以爲女紀



梁使者

十四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娉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



梁寡高行

援鏡持刃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頌曰

高行處梁

貞專精純

不貪行貴

務在一信

不受梁媵

剗鼻刑身

君子高之

顯示後人





十五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  
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  
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死它  
兄弟借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  
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  
愈固紡績以爲家業終无嫁意居喪  
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无子而早寡  
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  
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  
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  
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  
可弃哉弃託不信皆死不義不可也  
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  
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  
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  
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爲人婦固



新刊古列女傳貞順卷之四

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尺  
 為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  
 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  
 孝不信且无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  
 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  
 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  
 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  
 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  
 復之終身号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  
 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  
 之謂也

孝婦死陳  
 妣將嫁之  
 專心養姑  
 聖王嘉之

夫死无子  
 終不聽母  
 一醮不改  
 號曰孝婦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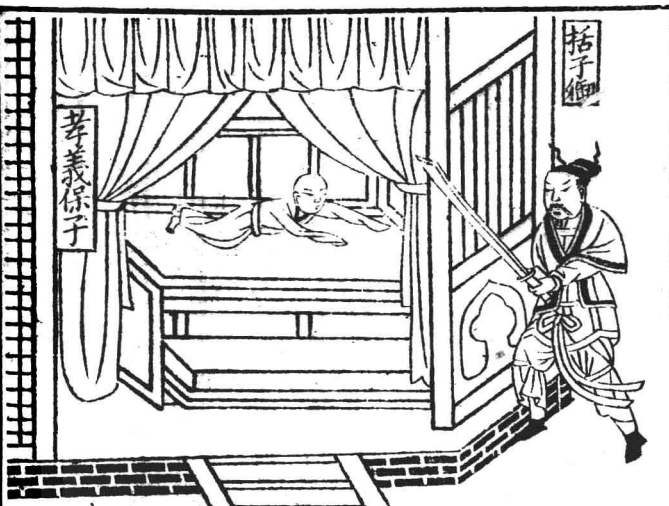
節義傳



一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  
 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  
 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  
 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  
 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  
 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  
 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  
 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  
 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  
 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  
 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處

括子御



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  
 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  
 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  
 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  
 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  
 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  
 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  
 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  
 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

伯御作亂 由魯宮起  
 孝公乳保 臧氏之母  
 逃匿孝公 易以其子  
 保母若斯 亦誠足恃

鄭女晉



楚成王



一 楚成鄭晉

鄭晉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  
 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晉  
 直行不顧徐步不交王曰行者顧子晉  
 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為夫人子晉復不  
 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  
 子晉遂一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  
 重位也封爵厚祿也壹顧可以得之已  
 得而遂不顧何也子晉曰妾聞婦人以  
 端正和顏為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  
 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  
 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  
 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  
 曰善遂立以為夫人廼期年王將立公  
 子商臣以為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  
 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  
 而黜之必為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



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  
 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職商臣庶弟也子瞽  
 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  
 而言之於王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眾人  
 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  
 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與師作亂圍王  
 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  
 不渝此之謂也

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  
 瞽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  
 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  
 而殺之子瞽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  
 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  
 不能藏夫昔日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  
 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

頌曰 子瞽先識 知商臣亂

執節有常 言之甚強

興於不顧 自嫌非子

卒配成王 以殺身盟



二 晉圍懷嬴

懷嬴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圍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圍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烏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



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

晉圍質秦

圍將與逃

亦不泄言

不告所從

配以懷嬴

嬴不肯聽

操心甚平

無所阿傾





四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讌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騷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



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  
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  
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  
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  
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  
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  
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  
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  
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  
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  
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  
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

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東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爲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滛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

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  
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  
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  
問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  
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  
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尔同死越  
姬之謂也

頌曰

楚昭遊樂

要姬從死

蔡姬許王

越姬執禮

終獨死節

群臣嘉美

維斯兩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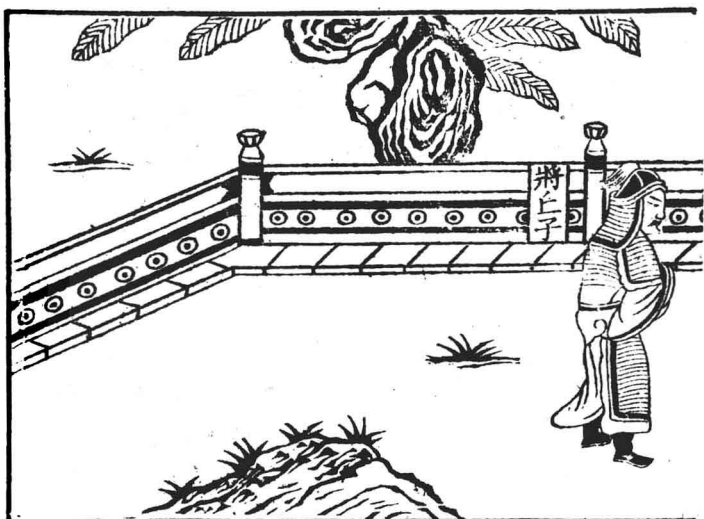
其德不比

圖同前



五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仁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仁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尽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仁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曷囊日有救今又何也仁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無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



背故君而事暴強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况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礼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别治盖君子謂盖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盖將之妻 據節銳精 戎既滅盖  
仁子獨生 妻恥不死 陳設五祭  
為夫先死 卒遺顯名



六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尔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尔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



君不五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  
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无所容  
而累足无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  
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无義  
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  
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  
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  
義不以私害公而况於朝臣士大  
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  
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  
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  
匹婦國猶賴之况以礼義治國乎  
詩云有竟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  
也

頌曰

齊君攻魯義姑有節 見軍走山  
棄子抱姪 齊將問之 賢其推理  
一婦為義 齊兵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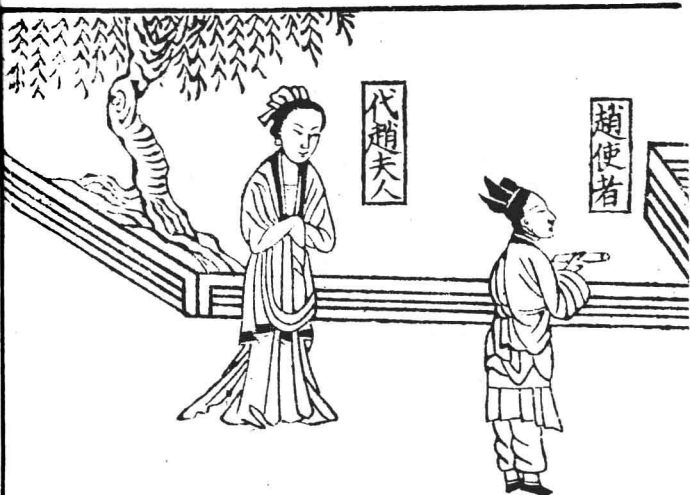




七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  
 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  
 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北  
 登夏屋誘代王使厨人持  
 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  
 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  
 代王及從者因率兵平代  
 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  
 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  
 王今十有餘年矣代无大  
 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  
 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  
 執義无二夫吾豈有二夫



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  
 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  
 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  
 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  
 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  
 人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  
 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  
 也

頌曰

惟趙襄子

襲滅代王

姊引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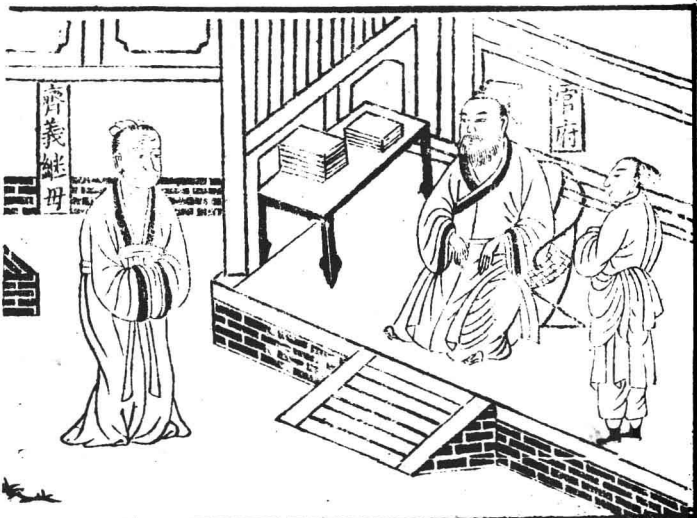
不歸不怨

代夫人弟

迎取其姊

稱引節禮

遂留野死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劊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



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号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

頌曰

義繼信誠 吏不能決

公正知禮 王以問母

親假有罪 據信行義

相讓不已 卒免二子



九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食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泆之志收子之齋与笱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辟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



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志  
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  
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  
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  
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  
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  
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  
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  
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  
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頌曰

秋胡西仕

五年乃歸

遇妻不識

心有淫思

妻執无二

歸而相知

耻夫无義

遂東赴河

十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覓其淫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爲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爲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猶與因陽



僵覆酒主大怒而答之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答欲殺之媵知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答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



周主忠妾

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為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獨生是无礼也代主之处是逆理也无礼逆礼有一猶愈今尽有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四鄰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為仁厚夫名无細而不聞行无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疇无德不报此之謂也

頌曰

周主忠妾  
使妾奉進

慈惠有序  
僵以除賊

主妻淫僻  
忠全其主

藥酒毒主  
終蒙其福





十一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

秦軍



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為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必求其寬然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次為慈母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无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鷄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此之謂也

頌曰

秦既滅魏

購其子孫

公子乳母

與俱遁逃

守節執事

不為利違

遂死不顧

名號顯遺

今持逆乱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



十二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  
因失火兄子與其已子在  
內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  
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  
入婦人將自趣火其友止  
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  
恐卒誤得尔子中心謂何  
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国  
豈可户告人曉也被不義



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  
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  
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  
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  
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  
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梁節姑姊

據義執理

子姪同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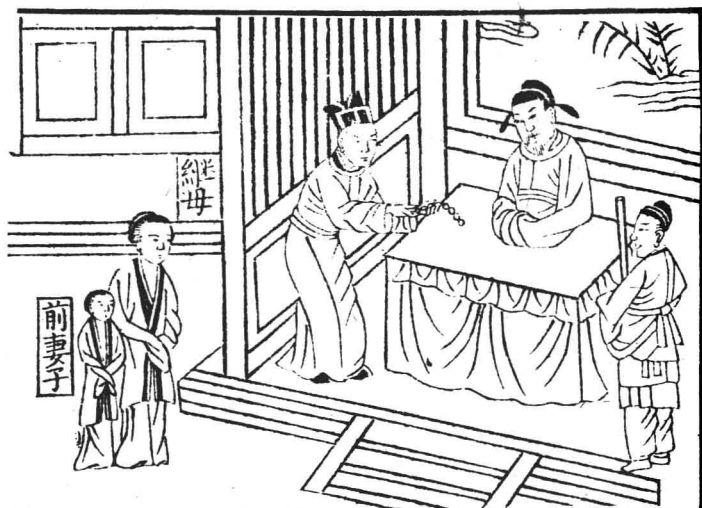
火大發起

欲出其姪

輒得厥子

火盛自投

明不私已



十三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闕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柰，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爲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无効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

送葬人



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哭哀慟傍人莫不為酸鼻揮涕閔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闕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

珠崖夫人

甚有母恩

假繼相讓

維女亦賢

納珠於闕

各自伏愆

二義如此

為世所傳



十四 邵陽友娣

友娣者邵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与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与共殺吾兄者爲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尽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



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  
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  
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  
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纊自經而死  
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  
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姊善復  
兄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季  
兒可以爲則矣

頌曰

季兒樹義  
欲復兄讎  
不留不去  
馮翊表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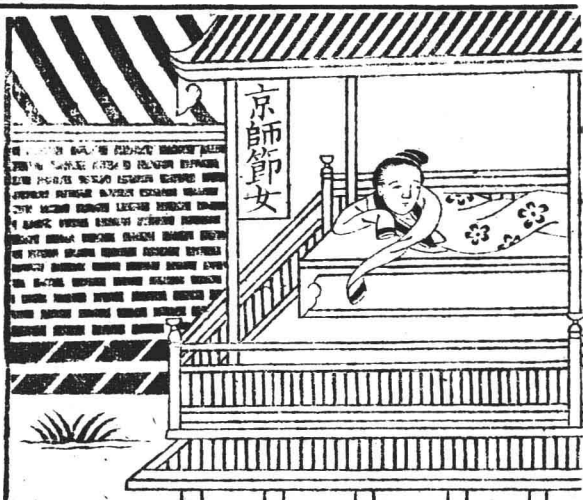
天殺其兄  
義不可行  
遂以自歿  
嘉其義明





十五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卧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



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  
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  
仁此之謂也

頌曰

京師節女  
要女間之  
期處既成  
殺身成仁

夫仇劫父  
不敢不許  
乃易其所  
義冠天下

余氏勤有堂刊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五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六

辯通傳



古列女傳 卷六

一 齊管妾婧

妾婧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相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相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相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婧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母老老母賤、母少少母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



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窳戚窳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儻儻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窳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相公相公乃修官府齊戒五日見窳戚子因以為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媵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宰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馱駉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

頌曰

相遇窳戚 命管迎之 窳稱白水 管仲憂疑  
 妾進問焉 為說其詩 管嘉報公 齊得以治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  
 時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  
 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  
 処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  
 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  
 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  
 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  
 人不爲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  
 不盜而巫之楚国有常法母曰  
 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  
 王曰其使人盜奈何對曰昔孫  
 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  
 不閉閤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



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无入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

江乙失位 乙母動心 既歸家處 亡布入尋  
指責令尹 辭其有度 王復用乙 賜母金布



弓工妻

二一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与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剪



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以為為  
 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  
 治造此弓其為之亦勞其幹生  
 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  
 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  
 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  
 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  
 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  
 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  
 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  
 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

晉平作弓 三年乃成  
 妻往說公 陳其幹材

公怒弓工 列其勞苦

將加以刑 公遂釋之





四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陳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爲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捐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



傷槐女

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夫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嫡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愴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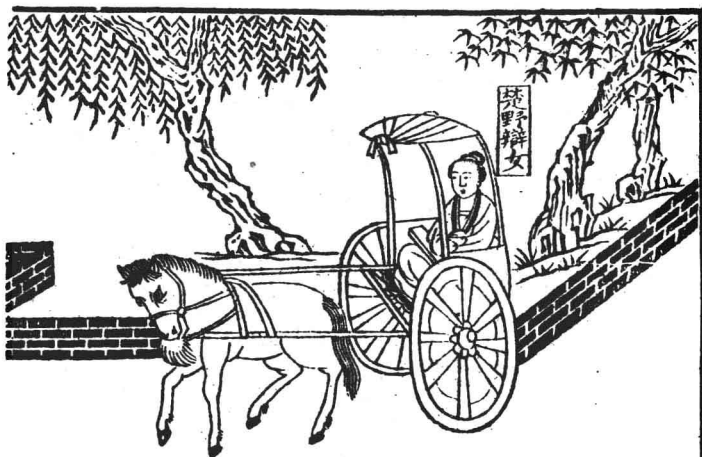
景公愛槐

民醉折傷

稱說先王

景公將殺  
晏子為言

其女悼惶  
遂免父殃



五 楚野辯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  
 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  
 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  
 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  
 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  
 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  
 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  
 子大夫之僕不肯以引是  
 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  
 妾豈不遷怒哉既怒僕  
 而反怨妾豈不貳過哉周  
 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今子列大夫而不為之表  
 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



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慙而无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辨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

辨女獨乘  
鄭使折軸  
女陳其寃  
鄭使慙去

遇鄭使者  
執女忿怒  
亦有其序  
不敢談語



六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  
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  
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  
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  
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  
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  
楚逢天之暑我思譚二頤乞一  
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  
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  
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  
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  
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  
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  
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  
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

阿谷處女



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  
 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  
 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  
 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  
 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  
 已知之矣過賢則賔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絺子貢往  
 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  
 子之身也願往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  
 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  
 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  
 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辨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

孔子出遊 阿谷之南 異其處子 欲觀其風  
 子貢三反 女辭辨深 子曰達情 知禮不淫



七 趙津女媯

趙津女媯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媯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媯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媯攘卷摻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



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  
 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  
 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谷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被  
 以爲夫人媼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  
 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媼通達  
 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

趙簡渡河  
操檝進說

津吏醉荒  
父得不喪

將欲加誅  
維久難蔽

女媼恐惶  
終遂發揚





八

趙佛肸母

趙佛肸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曰我不當死士長問其故母曰爲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爲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



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与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无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

佛肸既叛  
陳列母職

其母任理  
子長在君

將就于論  
襄子說之

自言襄子  
遂釋不論

墨大夫

阿大夫

齊威王

周破胡



九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  
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  
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  
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  
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  
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  
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  
不  
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  
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  
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



問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  
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  
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  
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  
罪執事者誣其辞而上之  
王視其辞不合於意乃召  
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  
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  
躬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  
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  
著薦床蔽席供執掃除掌

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爲  
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  
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爲汚柳下覆寒女不爲亂積之  
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  
妾不避此罪一也旣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  
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亡士嘆  
市市爲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寃明於白日  
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爲毫釐此妾之罪二  
也旣有汚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  
爲莫白妾之汚名也且自古有之伯竒放野申生被  
患孝順至明反以爲殘妾旣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

大王群臣爲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  
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  
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  
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及其戢齊國大治君子謂虞  
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頌曰

齊威情政

不治九年

虞姬譏刺

反害其身

姬列其事

上指皇天

威王覺寤

卒矩強秦

圖見後



十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  
 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  
 醜無雙曰頭深目長指大  
 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  
 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四  
 十無所容入銜嫁不售流  
 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  
 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  
 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



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  
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  
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  
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  
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  
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  
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爲寡  
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  
矣今夫人不容于鄉里布  
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  
何竒能哉鐘離春對曰無



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  
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  
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  
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  
齒牽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  
命鐘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  
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  
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  
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  
金白玉琅玕籠䟽翡翠珠璣幕絡連飾万民罷極此  
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  
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

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塩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塩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

無塩之女

干說齊宣

分別四殆

稱國乱煩

宣王從之

四辟公門

遂立太子

拜無塩君

圖同前



十一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  
 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  
 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  
 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  
 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  
 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  
 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  
 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  
 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



宿瘤女

觀大王王曰此竒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

加金百鎰往娉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爲奇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屢時也

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瘤女以爲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宿瘤

東郭採桑

閔王出遊

不爲變常

王召與語

課辭甚明

卒升后位

名聲光榮

齊襄王



十二 齊孤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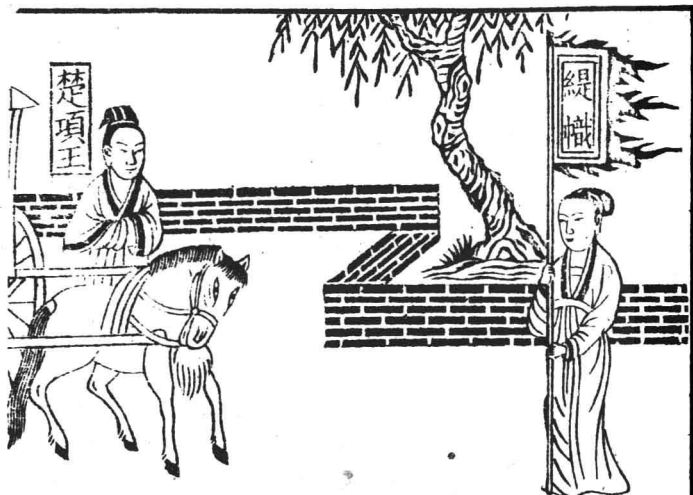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无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類及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声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

孤逐女

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止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椽椽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椽椽也國家屋

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爲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亡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蠶娘之怒而勇士死之棄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頌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頌曰齊逐孤女造襄王門女雖五逐王猶見焉謂也談國之政亦甚有文與語三日遂配相君





十三 楚處莊姪

楚厥莊姪者楚項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項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籠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令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遁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牽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



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无尾者年既四十无太子也国无強輔必且殆也墻欲内崩而王不視者禍乱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国无強輔外内崩壞強秦使人内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滋日以甚今禍且構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国非王之国也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患也宮垣衣綉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国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国门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為夫人在鄭子袖之右為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礼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喑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 楚妃莊姪 雖為女童 以幟見王 陳国禍凶  
 設王三難 五患累重 王載以歸 終卒有功



十四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洒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爲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



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  
 哀之恩長為妾役之事使  
 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  
 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  
 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  
 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  
 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  
 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徐吾 會績獨貧  
 夜託燭明 李吾絕焉  
 徐吾自列 辭語甚分  
 卒得容入 終沒後言

孝文帝



十五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令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晷衣冠異章服以爲戮

太倉女



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  
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剛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  
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  
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

緹縈訟父

亦孔有識

推誠上書

文雅甚備

小女之言

乃感聖意

終除肉刑

以免父事

古列女傳辯通卷第六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七

○孽嬖女傳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礼，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与末喜及宮女飲酒，无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乱失道，驕奢自恣，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藉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



之以為樂龍逢進諫曰君无道  
 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  
 我亡不聽以為妖言而殺之造  
 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及幣  
 意尚不厭食召湯囚之於夏臺已  
 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  
 而伐之戰於鳴條桀師不戰湯  
 遂放桀与末喜嬖妾同舟流於  
 海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  
 婦為梟為鴟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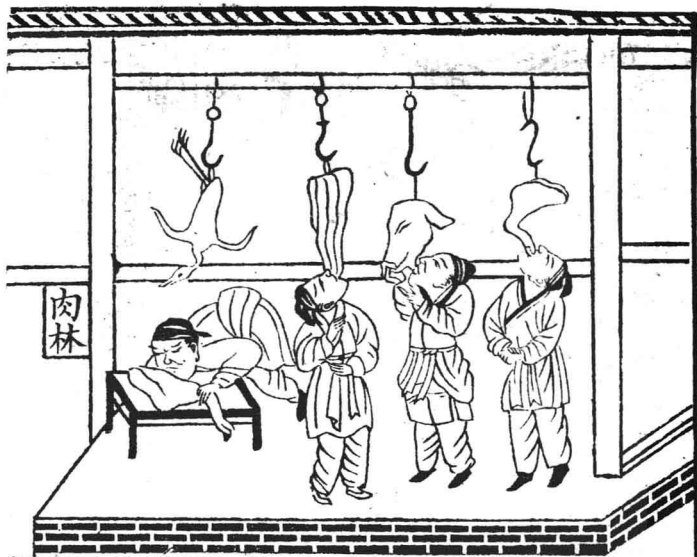
末喜配桀 維乱驕揚

桀既无道 又重其荒

女奴軌是用 不恤法常

夏后之國 遂反為商





二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嘗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sup>二</sup>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群女咸獲所欲，積糟爲<sup>三</sup>流酒，爲池懸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



至無日紂怒以為妖言姐已曰吾  
 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剖心而  
 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  
 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  
 紂乃登廩臺衣宝玉衣而自殺於  
 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姐已頭懸  
 於小白旗以為亡紂者是女也書  
 曰牝雞无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詩云君子信盜乱是用暴匪其止  
 共維王之功此之謂也

頌曰

姐已配紂 或乱是修  
 紂既无道 又重相謬  
 指笑炮灸 諫士剗囚  
 遂敗牧野 反商為周



三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  
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  
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  
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瘞  
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  
藏聚積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  
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瘞  
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  
諫之化爲玄蜃入後宮宮之童妾  
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  
時產无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  
童謠曰繫狐箕服寔亡周因宣王  
聞之後有人夫妻賣繫狐箕服之  
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閔  
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



侯悉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教為牽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緇虜褒姒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為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无異詩云赫赫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頌曰**

褒神龍變  
牽烽致兵

寔生褒姒  
笑寇不至

興配幽王  
申侯伐周

廢后太子  
果滅其祀

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始有獄獻之  
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姒故  
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  
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為后廢太  
子宜咎而立伯服為太子幽王惑  
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卹國事  
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  
酒流酒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姒  
不笑幽王乃欲其笑万端故不笑  
幽王為烽火大鼓有寇至則牽諸  
侯



四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為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



往追之壽已死矣及子痛壽為已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為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為惠公竟終无後乱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无良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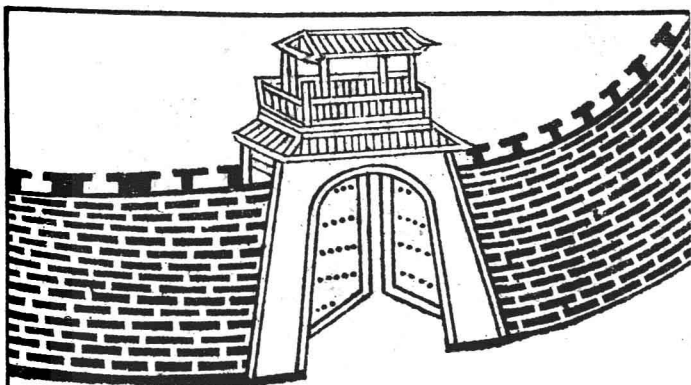
衛之宣姜  
欲立于壽  
壽乃俱死  
五世不寧

謀危太子  
陰設力士  
衛果危殆  
乱由姜起

魯相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相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相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相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相公怒禁





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  
公享相公酒醉之使公子  
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  
而殺之遂死於車魯人求  
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  
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  
人此之謂也

頌曰

文姜淫亂

與俱歸齊

俾厥彭生

維女為亂

配魯相公

齊襄淫通

摧幹拉脅

卒成禍凶





六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贄不過棗栗以致禮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獻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冊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哀姜驕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



氏立叔姜之子是爲閔公閔公  
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  
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  
卜齮襲弒閔公于武闈將自立  
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  
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  
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  
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  
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

哀姜好邪  
延及二叔  
慶父是依  
齊桓征伐

淫于魯莊  
驕妬縱橫  
國適以亡  
酖殺哀姜



七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于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爲夫人驪姬欲立奚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間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



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  
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  
驪姬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  
對曰吾聞申生爲人甚好仁而強  
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  
必亂國无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  
君二未終命而歿君其柰何胡不  
殺我无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  
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爲民與  
爲父異夫殺君利民二孰不戴苟  
父利而得寵除亂而衆說孰不欲  
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  
子而先殺紂母二其惡鈞死也母  
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  
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此皆爲

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柰何而可  
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  
君乎公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  
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于  
曲沃歸福于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施  
毒于脯公至召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  
試也覆酒於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大大死飲  
小臣小臣死之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  
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爲君有父恩忍之况國人乎  
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尔其圖  
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  
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

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闞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献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秦立夷吾是爲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爲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重耳是爲文公乱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

驪姬繼母

惑乱晉獻

謀譖太子

毒酒爲權

果弒申生

公子出奔

身又伏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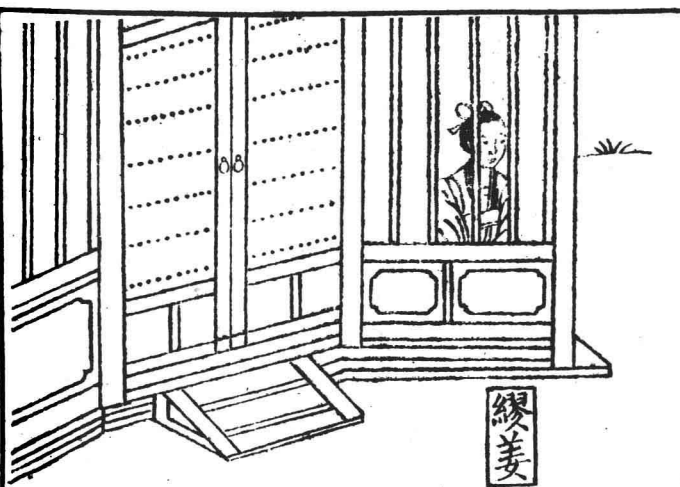
五世乱昏

圖在前



八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惠而行亂故謚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于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鄆陵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辟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爲內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喬如奔齊魯遂擯繆姜于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事嘉



繆姜

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  
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  
我婦人而与於乱固在下位而有  
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国家不可謂  
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  
不可謂自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  
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  
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  
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  
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乱之罪詩曰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  
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

繆姜淫佚 宣伯是阻 謀逐季孟

欲使專魯 既廢見擯 心意摧下

後雖善言 終不能補





九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无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爲大夫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泚治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居而爲之不待幽間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尔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无害也泚治知之寡人耻焉乃使人徵賊泚治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晋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国立午是爲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



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袞袞老死於鄰土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媵汝及恭王即位巫臣媵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方懷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言

璧色殞命也

頌曰

夏姬好美

滅國破陳

走二大夫

殺子之身

殆誤楚莊

敗亂巫臣

子反悔懼

申公族分



十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淫通於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別鮑牽而逐高子國佐二

慶尅



人奔呂更以崔杼爲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因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

齊靈聲姬  
淫於慶尅  
譖愬高鮑  
好禍用亡

厥行亂失  
鮑牽是疾  
遂以奔亡  
亦以事喪



十一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愠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与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開崔子之疾也不開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子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



於是二子歸殺棠母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愬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此至於此吾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厚使者不可以已慶封乃使盧蒲癸帥徒衆去國人焚其庫廐而殺成辱崔氏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廐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寔先敗此之謂也

命公踰牆而逃崔氏射公中踵公反墮遂弑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母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為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成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為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母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彊怒將欲殺之以告慶封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

**頌**

齊東郭姜

崔杼之妻

惑亂莊公

母咎是依

禍及明成

爭邑相殺

父母无聊

崔氏遂滅



十二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瞶知而惡之南子譖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瞶奔宋靈公薨蒯瞶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瞶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埋之母也埋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瞶蒯瞶曰子苟能內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



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  
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  
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  
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  
姬大悅良夫乃與崩躓入  
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  
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  
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胄  
之士迫其子埋於廁強盟  
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崩  
躓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  
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  
埋之母而迎公二女為亂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

**頌曰**

南子惑淫 宋朝是親 譖彼崩躓 使之出奔  
悝母亦嬖 出入兩君 二亂交錯 咸以滅身



十三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  
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  
韓王女爲夫人生子章立以爲  
后章爲太子王嘗夢見处女鼓  
瑟而歌曰美人榮榮兮顏若召  
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  
莫我羸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  
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  
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邑焉王  
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  
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无慈  
孝之行王乃廢后与太子而立  
孟姚爲惠后以何爲王是爲惠  
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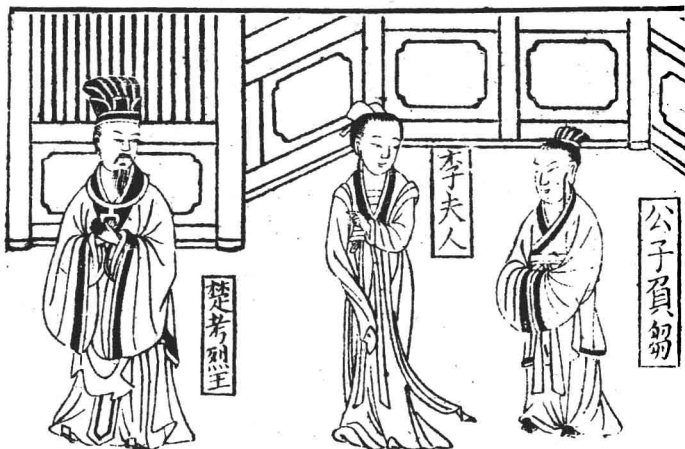
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群臣宗室見章儼然也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父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遠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採雀鷩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

丘宮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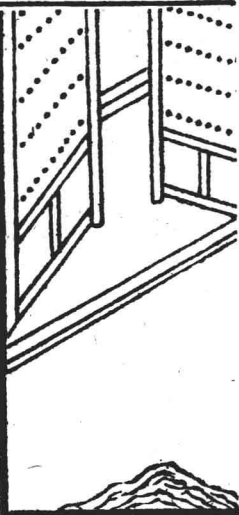
吳女荅顏 神寤趙靈  
廢后具戎 子何是成

既見嬖近 惑心乃生  
主閉沙丘 國以亂傾



(十四)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  
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无  
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爲春申君  
舍人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  
有身園女弟承間謂春申君曰  
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  
君相楚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即  
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  
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  
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以多  
失礼於王兄弟第誠立禍且  
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  
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  
幸君未以誠以君之重而進妾



於楚王楚王必幸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爲太子園女弟爲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爲幽王后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爲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尽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爲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此之謂也

**頌曰**

李園女弟

發迹春申

考烈無子

果得納身

知重而入

遂得爲嗣

既立畔本

宗族滅弒

趙悼倡后

古列女傳

卷七



十五

趙悼倡后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爲太子倡后既入爲姐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諧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姐爲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爲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



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  
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  
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  
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年  
不能勝秦趙遂滅為郡詩云人  
而無礼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頌曰

趙悼倡后 貪叻無足  
隳廢后適 執詐不慙  
淫亂春平 窮意所欲  
受賂云趙 身死滅國

古列女傳孽嬖第七卷終

新刊續列女傳卷第八二十傳無頌



一 周郊婦人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爲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二 陳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采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二 聶政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爲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曝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爲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四 王孫氏母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陳嬰之母



陳嬰父

五

陳嬰母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爲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我爲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爲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六 王陵母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爲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爲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旣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七

張湯母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爲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按改後果爲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八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  
仁而善教不疑爲京兆尹  
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  
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  
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  
爲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爲  
吏不嚴不殘君子謂不疑  
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  
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  
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



九 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  
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  
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  
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  
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  
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  
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  
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  
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



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  
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  
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  
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  
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  
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  
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三千  
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  
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  
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  
也





十 霍夫人顯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貴詔輔翼少主當孝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其道无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婦人挽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挽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爲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弑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顯遂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爲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爲太子顯怒歐血



淳子衍

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子安得  
爲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爲王耶  
復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  
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光旣薨子  
禹嗣爲博陸侯顯改更光時所造  
塋而侈大之築神道爲輦閣幽閉  
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輿輦及  
繡網鞞黃金塗爲薦輪侍婢以五  
采系輓顯遊戲又與監奴馮子都  
淫亂禹等縱弛日甚宣帝旣聞霍  
氏不道又弒許后事泄顯恐怖乃  
謀爲逆欲廢太子而立禹發竟霍  
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市后廢處  
昭臺宮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言怵於惡不知其爲過霍夫人顯  
之謂也



十一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爲河南太守所在名爲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



延年母

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爲言之後歲餘爲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十二

漢馮昭儀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月爲美人生男是爲中山孝王美人爲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好直當熊而立左右格



殺熊天子問婕妤好人情皆  
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  
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  
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  
以此敬重焉傳昭儀等皆  
慙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  
妤爲昭儀隨王之國號中  
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  
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  
於狩論語曰見義不爲無  
勇也昭儀兼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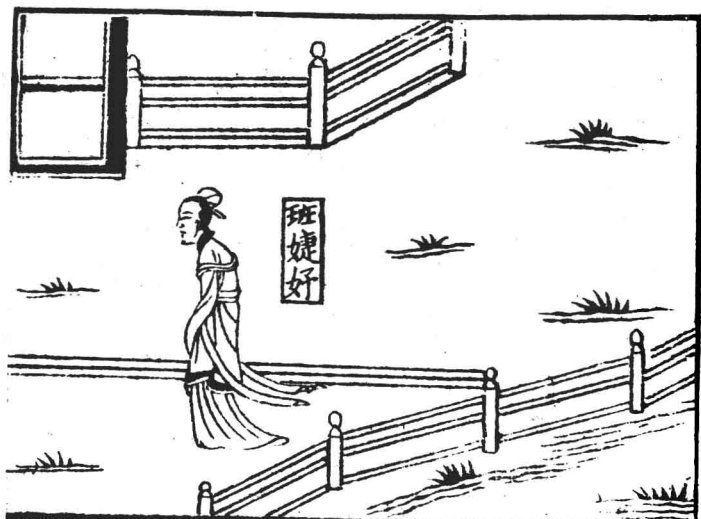


**十三** 王章妻女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為書生李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无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泣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任宦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為鳳所卒意不肯附曾有日食之变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



流涕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猶是爲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將軍閔章无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衆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无罪言王爲威靈之政則无罪而邁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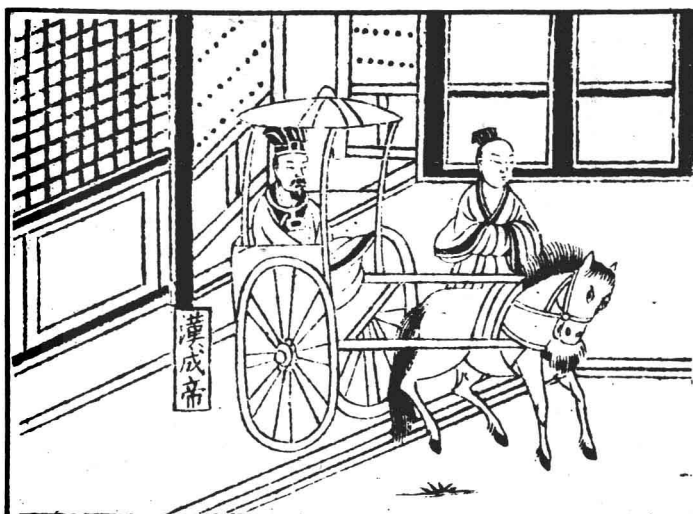




十四

班婕妤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况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爲小使俄而大幸爲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嬃今欲同輦得无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



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篇  
必三復之每進見上䟽依  
古礼自鴻嘉之後成帝稍  
隆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  
平之得幸立為婕妤帝曰  
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  
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  
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  
妬譖訴婕妤云挾邪詛祝  
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  
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且使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无知訴之何益故弗爲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曾城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艷之爲尤美皇英之女舜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乎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繁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觀兮仍襁褓而離灾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尤奉供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

依松柏之餘休重日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局華殿塵  
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屋蔭兮帷帷脆房櫳虛兮風泠泠  
感惟裳兮發紅羅紛悴悴兮紉素聲神眇眇兮密靖處君不御兮  
誰爲禁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復綦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願  
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壹過兮若浮已獨  
嚮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娛情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白  
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  
婕妤好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  
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  
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瑤如琢如磨瑟兮僖兮  
赫兮咥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其班婕妤好之謂也

圖見前



十五 趙飛燕姊姊

趙飛燕姊姊者成陽侯趙臨之女  
孝成皇帝之寵姬也飛燕初生父  
母不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童  
常微行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  
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  
召入俱為婕妤好貴傾後宮乃封父  
臨為成陽侯有頃立飛燕為皇后  
其弟為昭儀飛燕為后而寵衰昭  
儀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  
殿上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  
壁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玉明  
朱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焉姊姊  
專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嫉妬後  
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

帝曰常給我從中宮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手自捫以頭擊柱從  
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尔帝曰我故語之反  
怒爲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何爲陛下常言約不負汝今  
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  
趙氏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氏夫人令殺所生兒革篋盛緘之帝與  
昭儀共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偉能  
御幸生子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宮未殺昭儀怒掖庭獄  
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下無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  
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之昭儀與偉能書及藻令自死偉能得書曰  
果欲姊姊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乎  
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隋由是使成帝無嗣成  
帝既崩接立外蕃仍不繁育君子謂趙昭儀之凶嬖與褒似同行成  
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  
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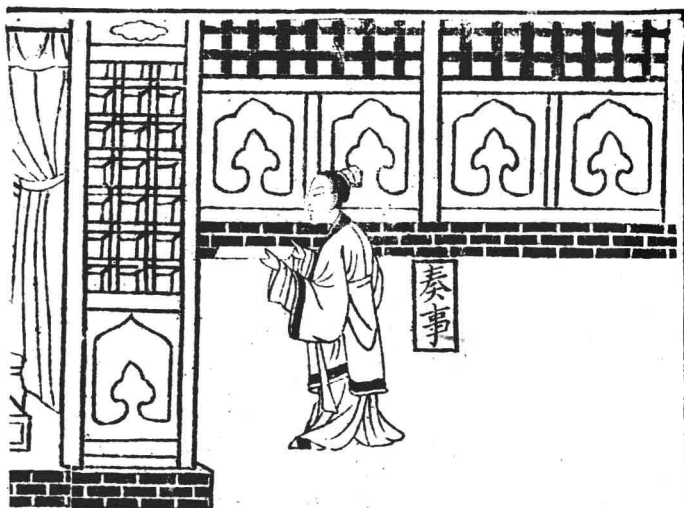
漢孝平王后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為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政尚書令納采太師大司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左右將軍奉乘輦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群臣就位行礼畢大赦天



下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皆有差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悍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卅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廢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躰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污者矣詩曰鬢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續列女傳

第十七傳

更始韓夫人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之衆起自立爲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爲帝以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更始視之曰不如此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旣愖於



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  
日與更始醉飽沉湎乃令  
侍中於幃幕之內詐爲更  
始與群臣語群臣知非更  
始聲莫不怨恨尚書奏事  
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  
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  
紀不能攝諸侯離叛赤眉入  
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  
子玺綬降於赤眉爲赤眉  
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  
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  
謂也



十八

梁鴻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



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  
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  
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牽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  
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  
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  
謂也

續列女傳

之人与共遁世避時今若  
衣綺綉傅黛墨非鴻所願  
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  
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麤  
衣推髻而前鴻喜曰如此  
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  
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侯  
光共避逃霸陵山中此時



十九 明德馬后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此見寵時及政事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与之愈隆是時宮中尚无人事皆自爲舞衣往

裁成手皆瘵裂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所訴恐万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官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羗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龕䟽反以爲綺就覘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窻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馬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頌過耳疾浮華聽言觀論輒摘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劔者上以馬駕鼓車劔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閒爲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衣夜起彷徨思論所

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已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  
虎賁中郎弟黃門侍郎訖永平世不迂明帝躰不安召黃  
門侍郎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  
防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  
曰外戚橫恣爲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  
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飢餓而施  
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今半楚淮陽王吾子不  
當與光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修  
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  
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  
帥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  
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流水  
馬如龍蒼頭衣綠直領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  
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謹耳知臣莫若君况親

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修祭祀身  
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身則  
衣御府之餘繒尚未足耶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  
言之責內亦不愧於世俗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治母  
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爲言惶懼即時削減成墳上下相  
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間  
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章帝  
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主衣紺縞直領謫以不得  
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  
故也置織室蚕室濯龍中后親往來占視於內以爲娛樂  
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衍衍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  
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  
可爲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爲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  
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二十 梁夫人嫫

梁夫人嫫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  
 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姊  
 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  
 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爲太子竇后  
 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  
 竇后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  
 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  
 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竇后朋諸  
 竇以罪惡誅放嫫從民間上書自訟  
 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  
 帝厚恩得見龍乘皇天授命育生明  
 聖託躰陛下爲竇憲兄弟所譖誑而  
 破亡父竦冤死牢獄躰骨不掩老母  
 孤弟遠徙万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  
 嘗恐歿命无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



引見嫫對上泣涕賞賜義妃嫫既素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嫫夫樊調爲郎中遷羽林郎將恭懷后遂乃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追謚竦爲褒親愍侯徵還母及弟等素旣到曾封侯食邑五千戶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遺母万里爲家門開三國之拜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之恩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新刊續列女傳卷第八終

建安余氏撰刊

之德攬統方機憲兄弟奸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旣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卽位薄氏家達宣帝紀統史氏復與妾自悲旣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䟽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

列女傳凡卷宋建安余氏所  
刻余氏名仁仲曾刊注疏何  
義門學士所謂萬卷堂本也  
卷末有余靖庵摸刊款靖庵  
豈仁仲之彌興汲古閣冊上  
藏經紙標籤為子晉手書下  
題秋閣藏書者蓋明內府藏

本也書尾有永樂二年云云  
一條不知為何人書矣予少  
時聞此書在吳中迎駕橋顧  
氏家恨不得一見乾隆戊申  
此書為亡友顧君抱冲所有  
始得見之不覺為之色飛眉  
舞抱冲茂弟千里以此本開

雕因王回序有好事為圖之  
語遂不刻上方更像予謂予  
里曰此圖即好事者為之亦  
宋画也李之為是然書已殺  
青不能重刻矣後於宋丈芝  
山處見趙文敏臨愷之列女  
傳仁智圖如蘇子容之言各

題頌于像側其畫像佩服與  
刻本一一吻合始悟此圖乃  
顧畫之縮本王回特未之見  
耳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十一  
日甘泉江藩題後時年六十



摹刊宋本列女傳跋

明內府藏宋刻列女傳本為南  
宋建安余氏所刻曾藏錢遵王  
家乾隆戊申在元和顧君抱冲  
家嘉慶庚辰轉入予家 家大  
人付福曰此圖當分別觀之余

嘗見唐宗人臨顧凱之列女傳

圖長卷

福案此家大人編定內府  
畫畫時所見不止一卷有仁智等

畱又案宗艷夾漈通志圖譜  
畱亦載有顧凱之列女畱

其中衣冠人

物與此圖皆同若衛靈公所坐  
之矮屏漆室女所倚之木柱皆  
與顧圖中相似而微有所減其



宮室樹石如孟母圖中書院之  
類或有唐宋人所增然即此尚  
可見唐宋人古制至于人物鐙  
扇之類亦絕似虜頭畫洛神賦  
圖定為晉人之本無疑福案劉  
向七畧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

郎歌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  
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効是非  
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據  
別錄此語知漢已畫列女圖于  
屏是顧圖尚本于漢屏風觀此  
猶可見古人形容儀法也惟是

顧圖臨本之全今不可見

庾子消夏記新

安汪注宋御跋云晉顧肅頭列女傳畱元跋一十五變四十九人男二十四女二十一童子四歷歲深远流落遺脫僕偶得其點僅存八變男十五女九童子四總二十八人錢七變二十有一人後于盛文肅公耳孫家見有蟬翼紙臨本止一十四變男女童子摠四十四点少一變錢五人卷末有元友方回逢源葉夢得跋因求假摹寫以補真點之缺處且並錄四跋于後寶慶改元端月

人日識

賴有此宋本首尾完具

尚見其全又考米南宮畫史云  
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筆列女  
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此  
本除本傳頌但度圖之高下與  
米史所言三寸恰合然則余氏  
蓋出于北宋摹刻本北宋出于

唐摹顧虎頭本而縮低為三寸  
無疑顧君抱沖跋稱據王回序  
則呂縉升等所見圖止母儀賢  
明二傳後并無從更得今此圖  
蓋余氏所補繪殆未然也唐臨  
仁智等圖今世猶傳有絹紙本

呂緡封所見殊為未備未可據  
王呂說而反疑此圖為南宋人  
補繪也蓋漢屏風不可見而見  
于顧帝頭本顧帝頭本不可全  
見而全見于北宋三寸板扇本  
北宋本不可見屢見于此南宋

余氏本矣又案錢遵王讀書敏  
求記記宋本列女傳曰卷首標  
題晉大司馬叅軍顧凱之圖畫  
卷末一條云一本永樂二年七  
月二十五日蘇敬封買到當時  
採訪書籍必貼采買人氏名鄭

重不苟如此內府珍藏流落人  
間展轉得歸于余今此本卷末  
小白紙條宛然尚在是此本卽  
遵王所藏明內府本無疑福九  
妹季蘭曾用紙素于此圖描摹  
一通豪髮畢肖余復命良工將



傳頌影鈔與圖畫合而付梓此  
冊舊為蝴蝶裝如今之冊頁作  
兩翼相合對之形今摹刻之本  
乃反折之如兩翼相背蓋以線  
裝為今書之式不得不與宋人  
蝴蝶裝相反福復以佳紙印數

部效蝴蝶裝為冊則更妙也至  
于顧君千里所校本惟刊傳頌  
未及圖畫未附考證極為精確  
今予所摹刻者特以圖畫為重  
如言考證自有彼本在又予本  
全摹宋式絲豪不改是以傳頌

中宋時俗寫之字如季國之類  
不可枚舉皆不校改庶存宗本  
之舊不失其真至於此本沿晉  
唐而來其中古繫不誤可證今  
經史之誤者即如汝居稷播時  
百穀不誤后稷與顛注合惟是

褊心不作維是與漢石經合此  
乃最古之本勿因李國等字而  
反疑不誤者為誤也

道光五年秋揚州阮福識于嶺

海節樓

